

# 道教精粹

吴信如 主编

下

綫裝書局



ISBN 978-7-5120-2087-0



9 787512 020870 >

定价：65.00元(全2册)

# 道教精粹

下 册

吴信如 主编

线装书局

# 愚鼓词注释

附录：十二时歌注释

吴信如 著

**编者按：**

王船山，即王夫之（1619～1692），明末清初思想家、文学家、史学家。字而农，号姜斋。因隐居衡阳石船山，故自号船山老人，后人尊为船山先生。先生自幼遍读群经，十四岁入县学。明崇祯十五年（1642）举人。明亡，清兵南下，王夫之于清顺治五年（1648）举兵衡山，抗击清军。顺治末，僻居衡阳金兰乡，课徒授业，潜心著述。曾国藩极为推崇王船山及其著作，曾于金陵大批刊刻《船山遗书》，使其著作得以广为流传。近代毛泽东、谭嗣同等皆深受船山思想之熏陶。与黄宗羲、顾炎武并称为明末清初的三大思想家。

《愚鼓词》为船山先生词集之一。本篇为吴信如先生所作的注释，曾在《船山学报》连载。附录《十二时歌注释》亦为吴信如先生所作。

吴信如简介见本书作者介绍。

## 例　　言

一、《愚鼓词》系王船山先生词集之一，内分《前愚鼓乐》和《后愚鼓乐》两部分。《前愚鼓乐》为鹧鸪天词十首，《后愚鼓乐》为渔家傲词十六首，最后并附有和青原药地<sup>①</sup>大师《十二时歌》一首。它是用道家乐歌形式阐述内丹丹法，借以抒怀之作。金陵刻本卷首题“夕堂戏墨卷八”。《船山遗书》金陵刻本和太平洋书局排印本及邓显鹤《船山著述目录》均列入“子类”。中华书局《王船山先生诗文集》作为附录列在末后。本篇根据中华书局本原文注释。

二、据有关资料考证，《愚鼓词》系王船山先生于清康熙十年辛亥(1671)居住湘西金兰乡之“观生居”时所作，时年五十三岁，正先生潜心著作时期。先生在道学方面相与切磋的前辈挚友主要有二人：一是《前愚鼓乐》序中所说有“笃生翁”；二是词后所附和青原药地大师《十二时歌》之“药地大师”方以智。先生在1671年答极丸老人(以智别号)诗中有句云：“知恩不浅难忘此，别调相看更輶然”(《六十自定稿》)，所谓“别调”即指《愚鼓词》。写此词之次年，即1672年，传方以智去世，先生得噩耗，“不禁狂哭”，痛定吟成诗二章，其中有云：“远游留作他生赋，土室聊安后死心”(同上)，可见是时

<sup>①</sup> 青原药地：明代僧(1611—1671)方以智，字无可，别号药地。因在江西吉安青原山弘法，故称青原药地。

先生正炼丹功。先生接触内丹学说较早，四十五岁所作《遣兴诗》、《广遣兴》中已有不少丹语，并自称“一瓠道人”。先生在康熙十一年壬子（1672）为所著《老子衍》写的后序中，自称“参魏伯阳、张平叔之说”，可惜此书和“序”因其弟子唐须竹不戒于火，故未能传世。先生六十七岁时，完成《楚辞通释》，以内丹丹法注释《离骚经》、《远游》等篇，谓“魏伯阳以下诸人之说，皆本于此”。“融贯玄宗”，“已尽学玄者之奥。后世魏伯阳、张平叔所隐秘密传、以诧妙解者，皆已宣泄无余”，“故以魏、张之说释之，无不吻合”。集中体现了先生钻研道家丹法之成果。故本篇皆从内丹丹法角度注释，庶几不违先生本意。仿汉儒“以经注经”体例，用《楚辞通释》、《遣兴诗》等参注《愚鼓词》，以先生之自语，释其本义，当为最好注脚。

三、《愚鼓词》乃述丹法之作。丹法用语有微言，有显言；有正语，有反语；有明喻，有暗喻；有影射，有疑似之词，有惝恍之词；有一物异名，有一词多义，迷离恍惚，待人自悟。故释丹经，不能拘于字面，必须灵活运用，方能探讨本意，契合原旨。因之，本篇注释，不拘执以求解，只由夹缝中体会真义。

四、船山《楚辞通释·序例》云：“黄老修炼之术，当周末而盛。其后魏阳伯、葛长庚、张平叔皆仿彼立言，非有创也。故取后世言玄者铅汞、龙虎、炼己、铸剑、三花、五炁之说以诠之，而不嫌于非古。”据此旨意，本篇在诠释中广引丹经，俾能深入浅出，了解丹法全貌。

五、《前愚鼓乐》乃丹法概括之言，《后愚鼓乐》系《前愚鼓乐》之引申发展，非后词续前词也。故船山先生将前词喻为“囫囵枣”，后词则点明“亦须知味”。盖后详于前，并加以系

统排列，应前后互参，不可作为两个系统并列齐观。所以先生称“译之成十六阙”。译之者，后译前也。

六、《后愚鼓乐》小序云：“三教沟分，至于言功不言道则一也。”前后两愚鼓乐，只讲内丹修养功夫，不谈道教宗教教义，盖与信仰道教者有别。本篇注释，只谈金丹功夫，摒弃宗教色彩，以不悖先生本意。

七、丹法歌词，半皆托言，先生斯作，更加倍焉。不但寓丹法奥妙难传之秘，而且寄屈子孤忠难言之隐。内容本谈内丹修养之道，而词章形式则似花前月下，春感秋思，实皆烟幕，以掩真诀。所以有些词语，不必每字穷追含义，以免穿凿。尤其词拍衬字，有时只为语言灵活，信手拈来，自然成趣，更不必加注。对此并非漏注，乃留待读者欣尝，自加区别。

八、丹法用词，异名甚多，如元神一词，其代号有离卦、火、木、龙、汞等；元精一词，其代号有坎卦、水、金、铅、虎等。因先生用词不一，解释也未加统一，读者参照体会可也。

九、船山一生，与梦有不解之缘，避难岳阴，营“续梦庵”；隐居湘西草堂，著《噩梦》，其作品言梦托梦者，比比皆是，即本篇《愚鼓乐》，前词为梦授，后词为释梦，盖先生生涯，皆在动荡年代，如梦境中度过也。名为梦，实为醒也。先生七十岁时，刘思肯为写小照，“虽不尽肖”，先生仍题《鹧鸪天》以志之云：“把镜相看认不来，问人云此是姜斋。龟于朽后随人卜，梦未圆时莫浪猜。谁笔仗，此形骸，闲愁输汝两眉开。铅华未落君还在，我自从天乞活埋。”此夫子自道也。学人识浅，于“梦未圆时”对先生之“梦授”作了“浪猜”，是耶非耶，请读者评论。

十、本篇注释，按内容分解题、训序、注、释等项，各有侧重。为使一般读者了解丹法知识，注释偏详，通俗解释较多，前后说明，难免重复，望读者谅解。本篇释义，以道言道，就丹法而述丹法，旨在使读者初步了解作品原义。在弄清原作基础上继续钻研，对《愚鼓词》重新予以解释，则当俟诸来日，愿与读者共勉。

# 愚鼓词注释

(夕堂戏墨卷八)

## 前愚鼓乐

梦授鵠鵠天词十首

无师之师，其唯梦乎？无梦而梦，非师而谁任为师？梦之明日，中湘篤生翁投余诗云：“三一从兹守，策名玉洞仙。”不期而与梦应。然则梦果余师也。抑余欠人间唯一字，疑与梦相莲楹。虽然，梦授余多矣。从来只有活人死，已死谁为受死身？缘未就，功不我报，未能为郭景纯、颜清臣耳，奚守尸之足诮！

### 解题

“愚鼓”系“渔鼓”之谐声。渔鼓有二义：一指乐器，二为“道情”之别称。《愚鼓词》也就是“晓风残月，一板一槌”而唱的道情，乃曲艺的一个类别。此种“道情”歌唱文学起源很早，据《唐书·礼乐志》，唐高宗曾令乐工制作道家歌调。而在民间传播者，则有蓝采和《踏踏歌》、吕洞宾《渔家傲》等。唐代《九真》、《承天》等道曲，以道教故事为题材，宣扬道义。南宋始用渔鼓与简板为伴奏乐器，因此亦名“渔鼓”。元人杂剧《岳阳楼》、《竹叶舟》等剧均穿插演唱。明清以来流传甚

广，题材亦有所扩大，在各地同民间歌谣相结合而发展成许多曲艺。有的称“道情”，如“陕北道情”、“义乌道情”等；有的称“渔鼓”，如“湖北渔鼓”等；在四川则称“竹琴”。其共同特点是以唱为主，以说为辅，也有只唱不说者。清徐大椿、郑板桥等还采用道情形式写了不少作品，如郑板桥之“老渔翁一钓竿”，即通用的道情词调。元末明初，张三丰之《四时道情》、《五更道情》、《无根树》等，发挥丹道修养之说，为一般道流所爱好传诵。因“道情”来源于道士宣传道家故事，道士戴黄冠，故亦称“黄冠词”。并无定拍，可用词拍，亦可创作。

《愚鼓词》系船山戏墨<sup>①</sup>，仿道情而作。称“愚鼓”者，盖作者尊德性，道学问，纯为儒家正统，继张子之绝学者也，其于佛道，多所呵辟；侈谈<sup>②</sup>金丹，与平生不称，而又思出世人道，所以有所隐晦也。其称愚者，藉以谐声，抑自谦也。作者《遣兴诗》有云：“珍重智灯逢室暗，凄凉愚鼓背人敲。”即言国破遗臣，藉以自遣而已。此就戏墨而言也。虽云戏墨，然亦实言。观船山先生《楚辞通释》，其叙屈子《离骚经》、《远游》之所作曰：“从俗求容，既义所不可；求贤自辅，而君德已非，风俗尽变。若委质他国，又心之所不忍为。惟退而闲居，忘忧养性，以自贵其生。审彼二术，唯此差堪自慰……抑《远游》一篇所由作也。”（《楚辞通释·离骚经》。以下凡引用此书，只列篇名，书名略去）盖“君心已离，不可复合，则尊生自爱，疏远而忘宠辱，修黄老之术，从巫咸<sup>③</sup>之诏，所谓爱身以全道

① 戏墨：戏笔。随兴戏作的诗文。

② 侈谈：大谈；纵论。

③ 巫咸：古代传说人名，殷中宗的贤臣。相传他发明鼓，用筮占卜的创始人，又为占星家。

也”。“若奏九歌，舞萧韶，终天年以欣适，则内不丧己，外不徇物，忧危不动其心，而无亏于素节，是巫咸所告，为退而自全之道”（同上）。其叙屈子游仙之志曰：“游仙之志，乃遭世不造<sup>①</sup>，孤清无侣，幽忧有怀，思所寄托而寓意也。”（《远游》）船山先生宗法屈原，其叙《离骚经》、《远游》之旨，正其所以自叙也。故《愚鼓词》乃“愚古乐”，亦先生之寓言，藉金丹之语，阐养生之术，寓家国之思，抒忠烈之怀耳。

### 训序

《前愚鼓乐》梦授小序，说明作者写《愚鼓词》之缘由与心意。道家讲金丹术功，最重师传口授。船山先生修炼丹法，自有师授，其详已不可考。然与之究论养生之学者，本文所说笃生翁及药地大师皆是。虽有师授，然先生博大精深，自非时师所能范围。盖先生融贯玄宗，直接师承《离骚经》、《远游》，独有心得，别具只眼。然年代久远，不得不借梦托意寓言。故曰：“无师之师，其唯梦乎？无梦而梦，非师而谁任为师？”因标名梦授。

船山先生在宇宙观、本体论上，完全站在儒家正统立场，故终生辟佛老。然非一般辟之，乃采用哲学上之扬弃工夫，于二氏之是处，亦适当吸取，是以于佛而撰《相宗络索》，于道而有《愚鼓词》之作。于养生之学，金丹之术，溯其渊源，求其正理，先生认为出自《离骚经》、《远游》。其言曰：“王乔<sup>②</sup>，或曰周灵王太子晋，未详是否，要古之学仙者也。仙术不一，其最近理者，为炼性保命。王乔之术出于此。”（《远游》）又曰：

① 不造：不幸。

② 王乔：相传为周灵王的太子、王氏始祖。修炼成仙，驾鹤升天。

《远游》“所述游仙之说，已尽学玄者之奥，后世魏伯阳、张平叔所隐秘密传，以诧妙解者，皆已宣泄无余。盖自彭、聃之术兴，习为惝恍<sup>①</sup>之寓言，大率类此。要在求之神意精气之微，而非服食、烧炼、祷祀及素女淫秽之邪说可乱。故以魏、张之说释之，无不吻合。”（同上）又曰：“此篇（《远游》）之旨，融贯玄宗。魏伯阳以下诸人之说，皆本于此。迹其所由来，盖王乔之遗教乎？”（同上）由此可见：（一）船山认为炼性保命之仙术为最近理者，王乔之术，即道家金丹之术原出于《离骚经》、《远游》。（二）《远游》“所赋，与《骚经》卒章<sup>②</sup>之旨略同”。《离骚》卒章所言“皆养生之旨，与《远游》相出入”。所述游仙之说，即养生之说，非服食、烧炼、祷祀及素女淫秽一类邪说。（三）《离骚经》、《远游》之旨，融贯玄宗，后来道家魏、张所传金丹要旨，皆本于此。（四）“养性立命之旨，非秦皇、汉武所得有事”（《离骚经》），“则远游之旨，固贞士<sup>③</sup>所尝问津”。（同上）

考诸道教历史，道教是在中国古代社会宗教信仰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宗教，具有我国历史性和民族性的特点，特别是具有汉民族思想和信仰的特点。它起源于殷周时代之巫祝祭祀鬼神、战国秦汉时代之方仙道与黄老道。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，吸收儒家、道家、阴阳五行家之说，融鬼神崇拜、神仙方术与古代哲学思想于一炉，构成内容庞杂的道教神学。《楚辞》中所反映的古代南方哲学思想，与道教有一定

① 惘恍：模糊不清。

② 卒章：诗、词、文章结尾的段落。

③ 贞士：志节坚定、操守方正之士。

渊源关系。仙术亦名道术，源出《庄子·天下篇》，与“方术”、“方技”等为同义语。道教所从事和宣扬之道术甚多，惟魏伯阳一系内丹道功之术“为最近理者”。船山谓出于《离骚经》、《远游》，信而有征，“拣旁门而专求王乔之妙旨”，亦正船山师承梦授之所由来也。所以，船山先生对魏伯阳一系养生之说、金丹之术，是肯定而不是否定的；是师承而不是排斥的。

船山梦授金丹功法，谁为授者，上文已经说明。师屈原而自授，法《离骚经》、《远游》而托意寓言也。究托何意，寓何言，小序说得明白。小序谓梦之明日，中湘笃生翁投先生诗，不期而与先生梦境相应，梦意结合。中湘笃生翁，指湘潭刘培泰，字笃生，号朴庵居士；崇祯三年（1630）举人；明亡以后，语不及时政；顺治中曾与修《湘潭县志》，和郭金台、王岱等友善；好养生家言，从南岳道士李常庚游，若有所得，著有《琴心堂集》，佚不传。因其年辈长于船山，故船山尊称为笃生翁。据罗正钧《船山师友记》云：“先生时亦旁及养生家言，外间所与究论者，药地大师外，则笃生翁。”笃生投诗云：“三一从兹守，策名玉洞仙。”按：三一，道教名词。《玄门大论三一诀》引孟法师云：“今三一者，神、气、精；希、微、夷；虚、无、空。”又引《释名》云：“希，疏也；微，细也；夷，平也。夷即是精，希即是神，微即是气。”并称：“用则分三，本则常一。”并分别列举洞真、洞玄、洞神、皇人、太清、太平、太玄、正一、自然等九经对三一之解说。除上说外，别有称三神、三光、三色及身中三宫神名者。诸说均为修炼方术者所依据。故《三一九宫法》云：“夫三一者，乃一身之灵宗，百神之命根。”此处三一，类同上解，三指精、气、神，一指三归一；一即丹田，守中抱一也。一亦称为丹。盖丹为精、气、神三者凝炼而成，用则为三，合则

成一，即炼精化炁，炼炁化神，炼神还虚三步功法也。亦称“三一诀”。“三一”与“三五一”相通。船山自解“三五一”曰：“东魂、西魄、南神、北气、中央意，皆合先天气以存。合同而致一，则与太和长久之德合，所谓三五一也。”（《远游》）对于“一”，船山尚有别解，其《祝钦翁唐世社兄六秩寿言》曰：“永年<sup>①</sup>之道，一言而括矣。一者何也？一也。故为养生之言者，甚似乎君子也。其侈而之于缥渺之神山同，勾漏<sup>②</sup>之灵药，蔓也。其析而之于子夜之天回，卯酉之月仲，曲也。乃其甚似乎君子之言者，曰三五一，一言而括矣。龙与虎一，其体用之谓尔。铅与汞一，其性情之谓尔。四者与戊土一，其身心之谓尔。君子言固曰：言与行一也，行与心一也，初与后一也。故君子之尤重乎得见有恒者也。《易》曰：恒久而已；日月得天而能久照，四时变化而能久成。于戏<sup>③</sup>！永年之道，至此而奚余哉！”船山永年之说以一括，养生之道以一通，所谓君子之道恒于守，贞夫一者也。故笃生翁之诗，契合船山梦授丹法之旨，不期而与梦应也。

小序谓：“余欠人间唯一字。”一字即“死”也。此一者，殉国一事也：先生胜国遗民，隐居湘西草堂，恢复无望，著书山林，夙志未成，忠贞孤愤，念念不忘以死报国。先生自叙其处境曰：“有明王夫之，生于屈子之乡，而遘闵戢志，有过于屈者。”（《姜斋文集·九昭序》）“决志一死，无所复待，遗此孤忠，长依君侧，君虽莫我能知，而矢志于泉壤<sup>④</sup>者固然，此屈子

① 永年：长寿。长久。

② 勾漏：山名。为道家所传三十六洞天之一。

③ 于戏：感叹词。

④ 泉壤：犹泉下，地下。指墓穴。

之所以为屈子也与。”(同上,《九昭》结语)先生写屈子,正夫子自道也。此类自表心迹之言,其诗文中比比皆是。吴三桂即位,命人迫先生写“劝进表”<sup>①</sup>,先生答以大明遗臣,惟欠一死,现已年老,何必用此不祥之人。《续哀雨诗四首》有云:“天吝孤臣唯一死,久拼病骨付三尸”,均此意也。

欠死而梦授养生,故小序谓:“疑与梦相莛檼”。莛,小草而细直;檼,大木而巨干。盖言殉国乃君子大事,如巨木之重,而金丹养生乃个人小事,如细草之轻,轻重之间不相侔<sup>②</sup>而矛盾,故疑之也。小序进一步展开疑问:“从来只有活人死,已死谁为受死身?”因先生居石船山,无论晴雨,必持伞遮天,着屐履地,盖不欲顶清朝之天,履清朝之地,持华夷之辨,贞报国之忠,生而无趣,等于活埋。故其草堂门联曰:“六经责我开生面,七尺从天乞活埋。”自题画像亦云:“我自从天乞活埋。”此种行动,即活埋之代换方法,活埋于六经之中也。何以不死?六经责我另开生面,以余生贡献学术,为继承张子之绝学也。“开生面”可作“新的发挥”解,也可作“苟活有待”解,其不死者为此也。丹经云:“心死神活。”本人心已出世,身活人间,即活人死也。心死而谈金丹,炼长生,亦极无聊,“谁为受死身?”“谁”者,自疑而自笑也。此在梦境中自嘲,自表心境耳。《遣兴诗》云:“出缁入素人惊犬,洗髓伐毛我丧吾。”均自喻也。“我丧吾”,即爱死身也。以心已死之人,再炼长生尸解,受此再解脱肉体之过程,亦极矛盾之事也。

① 劝进表:在封建社会,有想称帝者,下属便有上表章劝登帝位。

② 侔:相等;齐。

何以解决此一矛盾？小序曰：“缘未就，功不我报，未能为郭景纯、颜清臣耳！”心死而犹养生者，缘未就，功不我报，对国事犹有所待也。不过欠一死字，未能为郭景纯、颜清臣以身殉国也。郭景纯即东晋诗人和训诂学家郭璞，博学多才，集《尔雅》学之大成，精天文、卜筮之术，擅长诗赋，所著《游仙诗》等，真实表达其忧生避祸、学仙全道之心情。璞不从王敦谋反，为敦杀害。颜清臣即唐大书法家颜真卿，平安史之乱有功，后李希烈叛乱，被派前往劝谕，被缢死。船山举郭、颜二人为例，说明报国之事大，养生之事小，所以养生者，乃有所待而报国也。船山自谓遭闵戢志，甚于屈原。试看先生剖析屈原养生报国之心情，则知先生心死而炼长生之故也。其言曰：“游仙之志，乃遭世不造，孤清无侣，幽忧有怀，思所寄托而寓意也。”（《远游》）“志欲游仙，以蝉蜕污浊之世，而白日不留，春秋代谢，玩日愒岁，恐终不能成而已衰老，故亟闻道于知者，而古人已邈，无从取法……所取程者，唯王乔之明训。”（同上）“得修性养命之术，与天为徒，精光内彻，可以忘物忘己矣。乃倏尔一念，不忘君国之情。欲禁抑而不能，则生非可乐，和不可久，魂离魄惨，若仆悲马怀，而远游之志顿息。盖其忠爱之性，植根深固，超然于生死之外，虽复百计捐忘，而终不能遏……抑考郭景纯不屈于王敦，颜清臣不容于卢杞，皆尝学仙以求远于险阻，而其究皆以身殉白刃。则远游之旨，固贞士所尝问津。”（《离骚经》）此段实为小序最好注脚。“屈子厌秽浊之世，不足有为，故为不得已之极思，怀仙自适”。（《远游》）“自非当屈子之时，抱屈子之心，有君